

夏虫为谁歌唱

◎余毛毛

从五月开始,虫子们就开始鸣叫。在所有的天籁中,虫鸣是最低调、最不起眼、最不引人关注的了。很多人都以为虫子在白天是不叫的,到晚上才叫,这是错误的,虫子白天也叫,只是白天过于喧闹或是你过于忙碌自己的事,听不见它的声音而已。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,可前几天,我在一条僻静的乡间公路骑行时,发现路两边的草丛里、树林里、池塘边……到处都弥漫着虫鸣的清音。

虫子的叫声给我以清澈透亮的感觉,也许是因为它们总是在绿色的植物中传出,也似总带有清新的绿意,宛若流过青苔和水草的潺潺小溪。老家就在长江边,楼下是一片荒芜的还没开发的江滩,杂草丛生,可这儿却是虫子们的天堂。家周边的环境并不宁静,江上的船只来来往往、马达轰鸣,但夜晚毕竟是相对安宁的,还是能听到此起彼伏的虫鸣,连呱呱的蛙声也不能掩盖它们。它们的声音是如此的绵密,就好像一大张绿色的声音之网在江滩上轻轻地抖动。

听虫鸣,最好还是到乡间去,我

有两次很好的听虫鸣的体验。一是在成都旁边的五凤溪小镇,朋友把我安排在哲学家贺麟的故居住宿(那儿是可以住宿的)。那是个大树繁茂、绿水环绕的幽静所在,当晚又下起了小雨,我坐在露台上,喝着绿茶,听雨声夹着虫鸣,雨声淅淅沥沥、虫鸣绵绵密密,感觉自己像坐着一叶扁舟,荡漾在微波起伏的湖面上,那真是一种美妙绝伦的感觉,人文的、自然的美好交汇在一起。

还有一次是在浙江桐庐,我住在美丽的富春江边的一个叫茆坪的村庄里。那晚与老友相聚,喝了不少酒,倒头就呼呼大睡,半夜醒来,头痛欲裂,起床喝了杯水后又睡不着,而这时,虫子们来安慰我了。我住的民居是在一个山坳里,四周青山环绕,窗户外面不到两米就是山坡,山上长满植物,而那些虫子们的清音仿佛是从山上流下来似的,汇聚到我的房间里,又钻进我的脑海里,一丝丝一缕缕地抚摸着疼痛的神经,于是,我又在这抚慰中继续睡去。第二天早上醒来,精神依然振奋。虫鸣能解酒,这应该是我的一大发现吧。

我们一般对虫子们都是只闻其声、不见其身,哪种虫子叫出哪种声音,不是专业的学者,一般是搞不清的。我们听到的虫鸣基本上都是那些看不见的演员们的合奏,我们听到的大多是交响曲而非独奏。但我却有个机缘和一只虫子单独待了一夜,虽然我不知道它的样子,但它的声音却总是回荡在我的脑海里。那夜,我在单位一楼值班室,暴雨如注,窗外电闪雷鸣,我熄了灯正准备睡觉的时候,一只虫子跳到窗台上开始鸣叫。窗户上有纱窗,又有窗帘,它是看不到我的,但我与它只隔一个床头柜的距离。也许是大雨惊扰了它,那一夜它都高声鸣叫,叫声是那么明晰清澈,带着勃勃的生命激情。那一夜,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面山崖下的潭水,而它是从崖上奔涌而下的一线激流,向我灌注那么多大自然的清明和高洁。

我珍爱虫鸣,它是大自然最低处的声音,也是最接地气的声音。它似乎是为我们这些最普通、最平凡的人准备的。这个世界虫鸣的声音越多样、越繁复、越清亮,我们这个世界就越安稳、越和谐、越美丽。



芦稷路济

◎文武

“一棵树,高又高,浑身挂满绿绸条,砍一刀,往下倒,孩子乐得咧嘴笑。”你猜这是什么?谜底是夏天孩子们最喜欢吃的芦稷。

芦稷,学名叫糖高粱,又称甜芦粟、芦黍、甜秫秸、甜秆等,是高粱的别种,高及丈余,与甘蔗一样是一种可口的“活饮料”。芦稷,我国南北各地都有种植,可分为青皮芦稷、黄皮芦稷、黑穗头芦稷、红穗头芦稷和糖心芦稷等十多种。江海平原靠江靠海,土壤pH值偏酸性,气温适宜,更适合芦稷生长。这里的芦稷,茎青节长、汁多味甜、肉质松软,最受人欢迎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芦稷是农村孩子夏日最好的饮料。那时,几乎家家都会种植芦稷,往往不占用整块农田,大都种在零地上、田埂边或者夹种在黄豆、花生田间。夏日晚饭后,我们一家人坐在屋前乘风凉时,会顺便吃母亲收拾干净的芦稷。有邻居路过,就热情招呼:“来,坐下来吃根芦稷。”

海门俗话说:“吃芦稷,不算偷,只要留下黑穗头。”各家芦稷成熟有早晚,一些孩子看到人家田里芦稷穗头黑了,难免会生出馋虫,忍不住偷两根尝尝。当然,孩子们偷芦稷时才不会留下黑穗头,甚至用尽吃奶的力气将芦稷连根拔出,然后用土将芦稷坑填好,这样就不留下任何痕迹了。小时候听父亲说:“芦稷芦稷,是接济路上走累的行人解渴解饥的,所以才叫‘路济’,人家吃两根啥关系。”

想在冬天品尝到芦稷,乡人也有妙法。每年秋季芦稷收获时节,父亲就开始“填芦稷”了,他在屋前田里挖一个潭,下面铺些稻草,再把折倒的芦稷连根带叶放入坑内,最后盖上厚厚的泥土,密封起来。等过春节时拿出来吃,照样碧绿生青,味道比新鲜的更加鲜洁爽口。

吃芦稷最怕芦稷皮伤人,芦稷皮光滑锋利,一不小心就会把手或者嘴角划破。不过,芦稷上有一层白色粉末,把它往伤口上一抹,血就会自然止住了。我至今不知是因为白色粉末本身有止血功能,还是因为堵住了伤口让血流不出来。

芦稷可以说浑身都是宝,可以生吃、榨汁、制糖、酿酒、制酒精燃料等,芦稷含有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质、铁、钙、磷等多种营养成分,可滋生养胃、健脾消肿、通便排毒。芦稷的叶是猪羊的好饲料,芦稷的穗可以做成扫帚,芦稷的皮可以做成各种工艺品,还可以粉碎后作为肥料还田。

又到了盛夏季节,家乡的芦稷应该成熟了,禁不住让我口舌生津。



节节生长的欢喜

◎秦至

随意将一把睡莲种子扔进水缸里,似乎没有抱任何期待,但每天路过几次,还是会不自觉地看看。心中对其存在惦念,是不争的事实。

索性将这份对未知的心念表露出来,大方地承认。于是,每次路过时,双手撑在缸沿上,俯身细细观看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停驻在我眨动的睫毛上,耳畔的风也吹起了柔和的细雨。彼时,心安住在还未发芽的种子上,也沉浸在水底新绿色的青苔间。

起初的几天,蚕豆般大小的种子落在水底,不声不响,如老僧入定。细小的浮游生物在其身边堆叠、涌动,在窥探,也是在伺机侵入。丁香花的叶子落入水面,漾起细小的涟漪,也漾起我连绵不断的思绪。不免为种子担忧:这小小的身体,该如何突破层层壁垒,萌生出生命的新芽?

忘记过去多久,也许是几场雨后,当我再去看那些种子时,它们竟然绽出了新芽。那细嫩的芽叶,是

初降于世的婴孩,隔着仿佛无尽的阻隔,遥望水面上的世界。每天,它们像竹子拔节似的,能蹿出一指长。没几天,纤细柔长的茎就探出水面,在不能向上延伸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又一场雨落。雨声急切嘈杂,仿佛细密的帘幕,要将它们阻隔在红尘之外。但似乎,这沉重的从天而降的击打是一种考验,闯过去,才能看见色彩奇炫的夏天。雨停时,水珠在芽尖上凝结滚落,犹如一叶扁舟顺流而下。那一刻,它们从风雨中长出了脊梁。

再次见到它们时,新叶已成了圆盘,不及掌心大小的绿在水面上轻轻浮动,从叶片中心向外铺设延展的脉络清晰可见,恍若是它们小心翼翼地走过时光留下的印痕,那是关于对生命的感悟。

我望着这圆圆的新叶及裸露在水中的根须有些怅然,不由得想起爱人对我说的话:“如果只把它们养在水里,是不会开花的。要想它们

能开花,就必须移植到泥土里。”为了验证他的说法,我托起已经生根的睡莲,给它们在生满淤泥的花盆里安了家。起初的几天,阳光直勾勾地打在它们的脸上,没多久,绿叶就失去了光泽,蜷缩在了一起,纤细的茎也有萎缩之势。我不禁为它们捏了把汗,在心里祈祷,愿它们能平安过了这道坎。

又过了几天,当我再次去看它们时,惊喜地发现,之前颓败的叶片已绽开,如春天温润的清风带着盈盈水珠。似乎又长大了一圈,绿也跟着浓了一层。果然,它们又活过来了。在水中时,它们的根没有任何凭依,风轻轻一拂,宛若浮萍四散。而扎根泥土后,我看到它们身上有了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,找到了向下扎根的土壤,就再也无惧任何风雨。

这个夏天,倘若它们开不出娇艳的花也没关系。我想,它们已寻到了自身真正的栖息地。一点一点向下扎根,长出一节一节的欢喜。